



# 电影女孩

La Contadora de Películas

[智利] 埃尔南·里维拉·莱特列尔 著

Hernán Rivera Letelier

叶淑吟 译 毛尖 序

# 电影女孩

La Contadora de Películas

[智利] 埃尔南·里维拉·莱特列尔 著  
Hernán Rivera Letelier

叶淑吟 译 毛尖 作序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1-6580 号

Hernán Rivera Letelier

## LA CONTADORA DE PELÍCULAS

Copyright © Hernán Rivera Letelier, 2009

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Guillermo Schavelzon & Asociados S. L.

Agencia Literaria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电影女孩/(智)莱特列尔著;叶淑吟译.—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8875-1

I. ①电… II. ①莱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智  
利—现代 IV. ①I78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68857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 姚云青

责任编辑:胡真才

封面设计:高静芳 李 佳

封面绘制:江长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数 40 千字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3.5

印数 1—10000

印版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978-7-02-008875-1

定价 18.00 元

## 序：完

毛尖

《电影女孩》看到中途，我还是觉得：这个，我也写得出来。清贫的年代，天堂的影院，看电影演电影，也是我们打小的娱乐。

看完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，从电影院里走出来，我们都像游击队员那样说“天空在颤抖，仿佛空气在燃烧”，然后，人群中总会有人接住下一句：“是呀，暴风雨来了。”

暴风雨真的会来，父母自己不高兴，气撒在我们头上，无力反抗。我们也学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，当当当你敲脸盆我敲碗，当当当，当当当。萨拉热窝的铁匠，用汇聚起来的敲击声向纳粹抗争，而我们，当当当向父母示威。多年以后，在大学寝室里说起，发现我们这一代，用来表达爱恨的词汇和动作，已经多半

是从电影里学来的了。

所以，《电影女孩》里看到，玛丽亚·玛格丽特通过看电影讲电影为自己和家人重新造一个世界，我们不陌生。再说了，这个世界里的名角，从亨弗莱·鲍嘉、杰瑞·刘易斯、碧姬·芭铎到查尔顿·赫斯顿和弗兰克·辛纳屈，我们也都认得，同样的电影，同样的梦，全世界的少年，都曾经是“电影女孩”？

且慢，作者莱特列尔用他六十岁的眼睛看了我们一眼，这不是一次电影怀旧之旅。小说行进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的狂妄，智利文坛的代表作家自然有他风行世界的小说魔方。《电影女孩》可以是电影的乡愁，电影的挽歌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揭示了电影的边界：它有“完”的时候。

“完”，是电影的终点，也是它能力的终点。在电影世界游刃有余甚至丰衣足食了的玛丽亚，和真正的人生面对面时，就还是个十岁的小姑娘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抛弃家庭的漂亮母亲，阴郁无耻的放贷老头，他们像蒙太奇一样在玛丽亚心上挖了洞，这样的伤口，

不是电影可以止血。

生活太可怕，所以逃到电影中去，但电影要“完”。爸爸死了，哥哥走了，电视来了，没有人再来听玛丽亚讲电影，终于，荒芜的小镇就剩下她一个女人。可莱特列尔最有力量的地方在最后：断垣残壁的地狱人生，也还是有歌声，能抒情，就仿佛，一无所有的玛丽亚，面对趁人之危的总管先生，发现他有湛蓝的眼眸。当然，你要说这是叙事学的怀柔政策，也可以，但是，莱特列尔在最后的急景凋年里，能保持住之前半部的温度和节奏，真正体现了南美小说的大气和淡定。这是经历过魔幻小说“爆炸”洗礼后的文学品质，岁月之长和时间之短熔于一炉，生活之惨和人生之美同一天地。这个，要是说传统的馈赠也可以，要是说个人的能力也可以，但是，既然小说取名《电影女孩》，这样的品质，也和电影有关。

我是想说，因为电影会“完”，电影有“完”，电影的残酷性，在时间的对岸，却也保障了它的芬芳。这就像，让我们死去活来的初恋岁月结束后，看到银幕上

的“End”，我们还是热泪盈眶。而藉着我们的眼泪，电影也就永远永远不会“完”。

这个不会完的“完”，是电影的本质，也是这部小说的魅力。

献给绰号“小熊”的克劳迪欧·阿巴卡，

他曾有个会讲电影的表弟。

我们是由梦想的元素组成的。

——莎士比亚。<sup>①</sup>

我们是由电影的元素组成的。

——艾达·德辛内<sup>②</sup>

---

① 出自《暴风雨》第四幕。

② 艾达·德辛内(Hada del cine)在西班牙语中意为“电影仙子”，是本书女主角的艺名。



1

家里经济状况向来捉襟见肘，所以每当小镇上又有电影上映，老爸觉得片子还不错时——光从男女演员的名字来决定——就会将一枚枚的钱币凑起来，刚好够买一张票，派我去看电影。

从电影院回来之后，我得将电影讲给聚在客厅里的一家子听。



看完电影后，见到老爸和哥哥们在家里等着我的迫不及待的模样，那幅画面真是妙不可言，他们像在电影院里一样排排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还换了衣裳。

老爸坐在家里唯一的扶手椅上，腿上盖着玻利维亚毛毯，这就是正厅。椅子一旁的地上，则摆着发亮的红酒瓶和家里仅剩的一个玻璃杯。而电影院的顶层楼座就是那张粗糙的木头长板凳，我的哥哥们，年纪从最小到最大，依序坐好。然后，当他们的几个朋友开始在窗边探头探脑，那里就变成了电影院的阳台。

我从电影院回来，赶紧喝了杯茶（他们已经帮我备好），开始准备表演。我站在他们前面，背后是涂抹石灰的墙壁，正如老爸说的，白得就像电影院的银幕。我将电影的内容“从头到尾”说给他们听，试着别遗漏

任何细节、情节、对话，或者角色。

对了，在此我要澄清一下，他们派我到电影院，可不是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女人，而他们——我爸和哥哥们——是礼让淑女的绅士。不是这样的。他们派我去，纯粹是因为我比他们都更会说电影。你没听错：我是家里能将电影讲得最精彩的一个。不久，我就变成我们这排房子中的个中好手，很快地，又成为镇上的高手。据我所知，镇上没有人说电影的技巧比我更高超。不管是哪种电影：西部片、恐怖片、战争片、爱情片，还是讲火星人的影片。当然，还有墨西哥片。我老爸是标准的南方人，他最爱墨西哥片。

刚好我就是靠一部唱作俱佳、感人肺腑的墨西哥片夺冠的。因为得先获得冠军，才能去看电影。

难道各位以为我是靠曼妙身材才被选上的吗？





我们家总共有五个孩子。四个男孩再加上我。以体型和年纪看下来，我们的排列组合真是完美。我是老幺。大伙能想像在一个纯男性包围的家中成长是什么样吗？我从没玩过洋娃娃。相反地，论起弹珠游戏和打保龄球，我就是冠军。还有杀死矿坑里的蜥蜴，其他人莫不甘拜下风。只要眼角余光瞄到，啪一声，蜥蜴就一命呜呼。

我成天光着脚丫子溜达，偷偷摸摸抽烟，戴着鸭舌帽，甚至学会站着撒尿！

站着叫“撒尿”，蹲着叫“小便”。

于是我和哥哥们一样，在荒原上随处撒尿，甚至比赛谁能尿得最远，有时我还凭着超过一拃远的距离打败他们！而且是在逆风的情况下。

满七岁那年，我开始上学。除了必须穿上裙子这种牺牲，我还费尽千辛万苦才习惯了像淑女那样小便。

这比学会读书这件事还吃力哪！



老爸想出比赛的点子时,我十岁,就读小学三年级。他的想法是,派我们一个个去电影院,回来以后讲述电影。说得最精彩的人,以后只要镇上放映好电影,就能去看。或者只要是墨西哥电影就去看。墨西哥电影可能有好片也有烂片,不过老爸不在乎。当然,前提是有力购买电影票。

至于其他人,只能在家里听电影过干瘾。

我们都喜欢这个点子;大伙儿都觉得自己能脱颖而出。这也没错,我们和矿区的其他孩子一样,是每次看完电影出来,就会模仿电影里最精彩的几幕的“小毛头”。我的哥哥们模仿起约翰·韦恩<sup>①</sup>驼着背走

---

① 约翰·韦恩(1907—1979),好莱坞明星,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。

路的姿势和斜睨着的眼神、亨弗莱·鲍嘉<sup>①</sup>轻蔑的苦笑、杰瑞·刘易斯<sup>②</sup>令人难以置信的搞怪表情，简直活灵活现。而当我试着学玛丽莲·梦露把那双睫毛扇呀扇的，或者模仿碧姬·芭铎<sup>③</sup>那种无辜小女孩的表情——无辜到了极点，他们总是笑得半死。

---

① 亨弗莱·鲍嘉(1899—1957)，美国著名男演员。代表作有《卡萨布兰卡》等。

② 杰瑞·刘易斯(1926— )，美国著名喜剧演员、电影制作人。

③ 碧姬·芭铎(1934— )，法国电影女明星，以美貌性感闻名。



也许有人会问，我老爸干嘛不自己上电影院，至少放映墨西哥片的时候可以去吧。我老爸其实没办法行走。他在工作时遭遇意外，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他已经无法工作。他领取的残障补助简直少得可怜，连勉强糊口都很困难。

我们更别妄想有钱买轮椅。为了要帮老爸从房间移到餐厅，或是从餐厅移到大门口——他喜欢在那儿喝红酒，凝视经过的朋友消磨午后时光——哥哥们把一辆旧三轮车的轮子装在扶手椅上。那辆三轮车是我大哥的第一个复活节礼物，而没过多久，轮子就无法承受老爸的重量而扭曲，得经常修理。

那我老妈呢？嗯，意外发生后，我老妈就丢下老爸走了。她丢了他还有我们，她的五个孩子。就这